



评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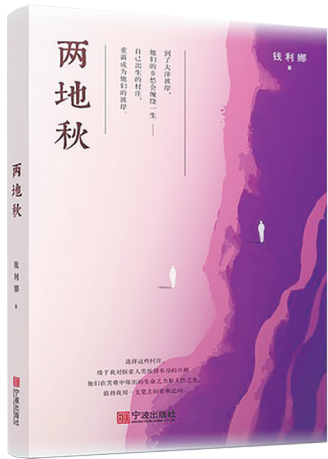
银信连两地 秋心共潮生

——读钱利娜长篇小说《两地秋》

■王志高

《两地秋》的章节不以时间为序,而以“物”为锚点。银信、三件物什(搓衣板、熨斗、煤炉)、五灵公神像,这些看似沉默的物件,在钱利娜的笔下成为真正的叙事主体。这不是简单的“以小见大”,而是一种“物的民族志”。当李维诚携着这三件日常器具远赴古巴时,他携带的不仅是生存工具,更是一整套无法言说的生活伦理。而留守的女性,那些被作者称为“云上的妻子”,则通过对这些物件的反复摩挲,将不可忍受的等待转化为可触摸的日常。书中写一位母亲“习惯了对着澡盆里的影子自言自语”,这个细节之所以动人,不在于它的悲情,而在于它揭示了非虚构写作最核心的伦理:让缺席者在语言的缝隙中重新在场。那些从未跨出国门的女性,恰恰通过这种方式,成为跨洋史学的真正主角。

钱利娜的语言有一种罕见的“冷抒情”特质。她拒绝廉价的煽情,却在最克制的白描中让诗意自然渗出。书中写银信:“每一封寄回去的信,都像是让隔着太平洋的亲人,能在同一轮月亮底下看见彼此。”这个句子没有使用任何修辞格,却完成了空间阻隔与情感连接的双重消解。当她说



“男人漂洋过海去打工,女人守在家里带孩子照看老人。这就是我们的一辈子”,朴素的口语里藏着一整代人的命运语法。钱利娜不做历史的审判者,她只做记忆的摆渡人,让故事像种子一样在读者心中缓慢发芽。

《两地秋》的真正思想深度,在于它提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命题:侨乡史不仅是男性的出走史,更是女性的留守史。当传统史学沉迷于港口、航线、贸易额时,钱利娜将镜头转向了那些“从未离开却终生漂泊”的女性。邓珍珠养育混血孩子的沉默,“云上的妻子”数十年的独守,这些叙事构成了对主流移民史叙述的有力补充。此处的

“秋”,因此不再是文人传统中的萧瑟意象,而是一种时间的政治。它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凋零的季节;是团聚的幻象,也是离散的本相。钱利娜以“两地”命名,暗示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分割,更是历史书写中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的永恒张力。

洪治纲曾赞其诗“犹如江南山间萦绕的云彩,轻盈、灵秀、丰沛”,张清华称其“意境深沉且能气定神闲”。这些诗学评价在《两地秋》中获得了新的文体形态:轻盈的是语言,深沉的是对历史重负的承担;灵秀的是细节,丰沛的是对普通人命运的体恤。邱华栋说她“在诗歌、非虚构纪实文学和散文的写作上,都取得了不俗进展”,这部长篇非虚构正是最好的佐证。

银信早已泛黄,但钱利娜证明了:非虚构写作的真正使命,不是保存档案,而是让档案中沉默的人重新开口。当那些“云上的妻子”从历史的背面走到叙事的正面,当每一封银信都被还原为一次具体的眺望,《两地秋》便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,成为一部关于“如何记忆”的方法论。

最动人的历史,从来不在教科书的宏大叙事里,而在母亲对着澡盆自言自语的那个清晨,在银信上被泪水洇开的字迹里。

时阅



于当下寻心安

■许雅玲

读完埃克哈特·托利的《当下的力量》,我仿佛从一场被过去牵绊、被未来裹挟的迷梦中醒来。这本书没有晦涩的理论,而是用直白的文字告诉我们:人生最珍贵的力量,从来不在已逝的过往,也不在未知的明天,而在每一个触手可及的当下,生命里发生的一切,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,陷入思维的牢笼。要么沉湎于过去的遗憾,为做错的选择、失去的人和事反复自责、懊悔,让过往的伤痛一遍遍啃噬当下的心情;要么执念于未来的焦虑,担心工作不顺、生活坎坷、前路迷茫,把无尽的担忧提前扛在肩上,忽略了眼前的风景。书里说,痛苦源于对过去的耿耿于怀,焦虑始于对未来的过度预想,而这两种情绪,都在偷走我们唯一拥有的现在。

其实,过去早已成为定格的回忆,未来从未真正到来,我们能把握的,唯有当下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清晨柔和的阳光、杯中温热的茶水、身边人的轻声话语、手头正在做的小事,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,才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。放下对过去的执念,不再纠结已经无法改变的事;卸下对未来的惶恐,停止毫无意义的内耗,把全部的注意力拉回当下,认真感受生活的点滴,才能摆脱思维的束缚,获得内心的平静。

而接纳当下,便是懂得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”。生活从不会事事顺遂,我们总会遇到挫折、失意、离别,也曾在困境中抱怨命运不公,在不如意时满心纠结。可《当下的力量》让我明白,生命里的每一段经历,都有它的意义。那些看似糟糕的经历,或许是教会我们成长的历练;那些突如其来的失去,或许是为了腾出空间迎接更好的拥有;那些曲折的弯路,或许是我们看清内心、找到方向的必经之路。

一切发生皆有缘由,不必抗拒,不必抱怨。顺境时珍惜当下的美好,用心享受幸福;逆境时安于当下的时光,沉淀自己,积蓄力量,在安然中等待转机,在坚守中静待花开。这份对当下的接纳,不是消极的妥协,而是一种通透的智慧,是内心充满力量的表现。

我们终其一生,都在追寻幸福与安宁,却常常忘了,幸福从不在遥远的别处,就在每一个专注的当下。不用追着时间奔跑,不用被世俗的焦虑推着前行,放下浮躁,放下执念,活在此时此刻,认真做好眼前事,珍惜眼前人,感受当下的每一份喜怒哀乐。

《当下的力量》带给我们的,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,更是一种人生修行。愿我们都能挣脱过去与未来的枷锁,扎根当下,以平常心待万事,相信所有经历都是最好的安排,在每一个鲜活的当下,感受生活本真的美好,活出内心的从容与通透,让生命在安然与专注中,绽放最温暖的力量。



悦读

《活着》带给我的力量

■林美聪

谈及苦难而色变,面对苦难而避之,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待苦难的正常反应,但读余华所写的《活着》一书,却令我面对苦难有另一番感悟。

《活着》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,作者借主人公福贵之口,讲述中国农民所经历的无尽的苦难,展现他们对苦难的承受能力。主人公福贵是地主家的儿子,年轻时家里坐拥100多亩良田,可他却是地地道道的败家子,无比痴迷于赌钱,最终将自己家的田产全部输给龙二。

他的悲惨人生也从破产开始。地被收回后,亲爹从粪缸上掉下来死了,妻子被老丈人接回了娘家,老母亲卧病在床,后来妻子家珍带着有庆回来,老母亲的病一发不可收,福贵在去城里给老母亲请医生时被抓去当壮丁,过了两年才回到家中,此时老母亲已经去世。

然而,苦难并未休止。聪明伶俐的女儿——凤霞发高烧成了哑巴,听不到声音也说不出的话;家珍得了“软骨病”,这是不治之症;善

良的有庆在给老师献血时不幸死亡;凤霞嫁给二喜,生产后大出血;女婿二喜在搬运工地上被水泥板压死;就连外孙苦根也因为吃豆子最后撑死。福贵身边的家人一个个相继离他而去,最后他一个人与买来的一头老牛相依为命……

目睹福贵的一生,我感慨万千。世间万事,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。大学毕业那年的教招名落孙山,从教后的离乡愁绪,亲人之间的聚少离多,接任新班级遇到层出不穷的班级问题、家校问题……如今再回首,我自认为所经历的愁苦与福贵所遭遇的苦难相比不值一提。他的内心是如此强大,能忍受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。他的前半生,奢侈、贪婪;后半生,却沧桑、落魄。我敬佩他隐忍着世事的无常,平凡地坚持着最基本的生存——活着。

故事的结尾,作者也借福贵之口,告诉我们:“做人还是平常点好,争这个争那个,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。像我这样,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,可寿命长,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,我还活着。”这种平静而温和的笔调,使得作品中尽管没有血淋淋的控诉,没有撕

心裂肺的尖叫,甚至没有愤怒,然而却让我深深地感悟到:“福贵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,以至再大的苦难来临,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。”苦难加上忍耐,才得以塑造福贵那样宽广、坚韧、温婉的老百姓的性格。

显然,余华所写的《活着》向我们展示的绝不仅仅是生活中那些形形色色的苦难,而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苦难。反复的“死亡”旋律,也进一步凸显“活着”的福贵那样的老百姓强大的忍耐力量,也是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。

细细品味,《活着》是在教我们通过泪水去观察微笑,通过苦难来体会生存的乐趣。它就像一支古老的歌谣,在向我倾诉一个生命中脆弱与顽强、欢喜与哀伤的真相,让我懂得卑微生命中蕴藏着许多微小却如金子般闪亮的光芒,让我懂得人性的温情能够一步步把无边的苦难变成继续前进的力量,也让我懂得活着就是对生命的礼赞,不管命运如何,生命都不能轻言放弃。

我欣喜于这本书带给我的力量,也感受着福贵平凡的一生。它不断启示着我,接受无常,从容生活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